

江湜為咸同間創作詩人

杜負翁

香港自由報連載（從六十二年六月九日至六月二十日）江湜的準白話詩，作者周文，首先敍說：當洪楊與清室內戰時，除軍事故治人物深動人心外，文藝方面，居然在兵火紛擾、生活飄泊、衣食為難、驚恐憂惶中，有超越一代的詩人，出現於危城、荒野、僻邊、饑村、不廢吟誦，如

王湘綺、李元度、郭嵩濤諸人，由於情勢、環境，易求舒適者不論，若在貴州邊地上的鄭珍，在江浙流離浮沉於微官與士子層中的江湜（毀叔）金和，都不是依傍前人，大膽苦心的獨闢詩境，鄭珍與金和的詩，在清末文人中已經論及，如陳石遺、梁啟超等，都認為近代詩人中，罕有其匹，獨江湜之詩，談者較少，其所著伏敵堂詩錄，今並刊本，已不易購，不若「巢經巢詩鈔」之有木刻本、影印本，流傳於世，幸與不幸，殆有難言，鄭之聞名，由於曾國藩之欽仰，莫友芝之揄揚，其子小同之遊宦，江毀叔之詩，除陳石遺於五代詩鈔中，曾錄若干首外，即其姓名，亦少見

於近人文章之中，有人謂其詩，古體皆法昌黎，近體皆法山谷，無一切諸俗語錯雜其間，其實法昌黎山谷之批評，並不確切，而所謂「無一切諸俗語錯雜其間」，倒是確解，諸俗云云，即是流行之齷齪濫調，是詩非詩，實則詩之真體不存，徒披上時行衣冠，虛有其表而已。

以上云云，係就周文所述，摘要言之，其中最要之點，為「江湜所著伏敵堂詩錄，今並刊本，已不易購，數語，負翁雅好吾鄉（揚州）文獻，藏有吉亮工手書伏敵堂詩錄選一本，內錄長短句詩一百八十二首，從數量觀之，選錄之詩，絕無原本之多，從質量觀之，選錄之詩，必較原本精銳，周文在自由報附錄江湜之詩約二十餘首，中多已經吉亮工選，他日有暇，吾當將吉亮工所書江詩付刊，以廣流傳。

今之言新舊詩者，率在體裁上，作種種批評，成為門戶之見，吾嘗謂詩不論新舊，必須有好

的作品，方能受到歡迎，猶如一家大公司，全憑廣告吹噓，未必獲人相信，必須有合乎標準、令人滿意的出品，方能暢銷、江湜之詩，確有一種輕描淡寫，叩人心弦本領，茲先錄數首於左：

岸 傍

岸旁何人家，黃牛繫門衝，倚門一嫗立，手約稱上屋，旁有數錢者，放下都籃輕，籃中有何物，鱖鱖魚尾頰，狗來欲舐舌，眼向籃邊偵，有翁會狗意，打狗羣兒驚，哀哀啼不止，適來人買錫，持錫與作食，錫少兒還爭，須臾復兒戲，騎狗循墻行，卻作騎馬勢，以口傳鞭聲，斯時失翁嫗，寂寂門初扃，黃牛亦不見，但聞黃牛鳴，燈光忽出戶，閃若流電明，羣兒得喚入，知是魚烹成，我方倚灘爨，向晚心孤清，寫得此景歸，不用言吾情。

五 塔

溫州城外有五塔，其二並立江中央，其三各據一山頂，

遠望總如春筍長，我舟前行一十里，看塔如笋拔地起，路行一里高一尺，十尺之笋成竹矣，塔長如竹已近城，五塔排立如相迎，明朝出城復我送，嗟爾五塔何多情，塔自多情我自愁，頻年來往幾時休，夢中故里虎丘塔，亦自臨流引客舟。

富陽晚泊

聽盡波聲激水漚，船前夜色已迷津，隔江遠有携燈者，只見燈行不見人。

舟中雜詠十二首錄六。

山出船頭路若窮，隨山陡折水流通，此間前後船相望，各見蒼崖不見蓬。
幾峯淡淡幾峯濃，遠近風光不一同，他日與人談畫理，心知得自道途中。
白鷺斜飛點破烟，船來小泊水邨前，遠山只作低平勢，反是橋竿高聳天。
蒼茫隔岸辨漁磯，一鳥凌波巧作飛，學得蜻蜓點水法，幾乎濡濕好毛衣。
四山烟合忽蒼然，將卸風帆未泊船，聽得魚跳仍不見，扣舷人看水花圓。
嶺背飛泉細作聲，鑿崖穿石忽鏘鳴，怪他所歷偏如我，出得山來更不平。

由龍游至常山，一路水迅急，逆流

行三日，舟中雜題九首錄四。

前水猶喧後水瀄，急流駛若落殘潮，浮薪半束船邊過，一棹回看里許遙。

石於水底突然生，欲遣寒流改道行，水性豈能禁爾過，千波跳作沸湯聲。
伏石中流避所遭，又看一石立如獐，何須出水呈頭角，却被舟人點一篙。
努力千篙只不前，爭灘搶水水濺灘，忽看一箭來船快，上有篙工枕手眠。

由常山至開化，折迴江山，凡山行

四日，絕句三十首，錄四。

爭落爭鳴懸未休，山中水自不停流，看渠合勢同奔處，却解分波避石頭。
歷盡崎嶇上得邱，忽然送眼碧溪頭，一雙白鴨眠沙穩，飛去方知却是鷗。
眼前物理費尋思，野店門前倚樹時，千歲老樟枯死盡，寄生小草不會知。
樹身石面共莓苔，幽徑停輿步一回，忽有水聲驚世屬，草根走出亂泉來。

爲篤幅計，不及多錄，就此以觀，可嘗鼎一臠，江湜之詩，無論古風、律詩、絕詩，多不藉重典故，不掉書袋，不使人有恍惚迷離之感，不事雕琢，不加粉飾，更沒有怨尤歌頌，以及自視清高，顧影自憐，種種習氣，將陳腔爛調，剔除淨盡，從人之不經意處、不細心處，俯拾而來，推陳出新，不求高深、隱晦，令人心折，寫景處，更不能不落前人窠臼，描寫入畫，如今之攝影、寫真，處處有神，筆筆生動，其絃外之音，更有一翻寄託，入情入理，周文稱爲江湜的準白話詩，吾以爲直可稱爲成同間，劃時代的創作詩人。

肯定之辭，亦有所本，茲詳述於後：

前不云乎，負翁藏有吉亮工手書伏啟堂詩錄選一本，吉亮工，字柱臣，一字柱岑，舉人，工書，魄力雄渾，幾及安吳，中年後，稍變其體，趨狂放，其草書，世多珍之，畫長松怪石及佛像，駁駁入古，豪於飲，自號莽書生，又稱風先生，爲吾鄉三大狂士之一，詩文從不許人，今見伏啟堂詩錄，爲之選，更爲之書，江湜爲吉亮工所賞識，絕非偶然，茲再錄吉亮工撰「伏啟堂詩錄選序」及跋於後：

叟叔江君所爲詩，吾喜之，吾又不盡喜之也，何則，一人之言，則自其所欲出也，易一人，則又有其所欲言而不得言，見彼之所已言，則先得我心，愛之不忍釋矣，余懶散不欲擇，並愛與不愛而俱存之，乙卯春，鳴駒擇其所愛，都爲二卷，余喜其能自擇也，復就正於余，余更即其所選而選之，以授春官，烏乎，叟叔之詩，固自道其所道也，鳴駒選叟叔，又鳴駒借其所已道以爲之道也，余再去取焉，則又道我之所道也，余此而再選，春官或有愛不愛，則又春官之心之所道也，言爲心聲，可強乎哉，微獨叟叔之心不可強，即駒春官與我今日之心，又可強乎哉，叟叔名湜，蘇州人，丙辰八月，風先生書。

附吉亮工跋：

叟叔詩如話如畫，固自可愛，然亦有不可學處，蓋彼之白話，不從白話來，故白話亦雅，後生小子，書卷無多，見彼白話，以爲吾亦優爲之，則受其病爲不小矣，書此以告春官，並凡

閱吾叔詩者。

風先生

按吉亮工之跋語中，有關白話言曰，彼之白話，不從白話來，故白話亦雅，未有對後生小子，警戒語，無殊當頭棒喝，今之主張白話詩、白話文者多矣，近更有主張官文書改用白話者，吾願凡茲提倡白話詩白話文者，對吉亮工之言，稍加研究而重視之，則愚如負翁，亦首先高舉兩手贊成白話詩白話文矣。此又負翁以江混爲咸同時期，劃時代的創作詩人之一大原因。

考吉亮工跋中，有名鳴駒者，乃首先選跋叔詩之人，則鳴駒有詳述必要，使閱者得知其梗概，得知鳴駒與跋叔一段文字因緣，鳴駒，黃姓，其兄字勝白，名華，於吉亮工手寫伏敵堂詩錄選中有序文，因冗長，節錄於下：

(前略)吾頌競安楊氏，幼孤，年十五，始得拜見風先生而受教焉，風先生子之，字之曰風緒，因字余曰風壻，競安呼父師，余呼風師，龍弟隨競姊呼父師，駒弟瑛妹，隨阿兄呼風師，風師居，但與兒曹談修行，不談詞章。(中略)余初得伏敵詩，在己酉年，亦得自風師，風師得諸武林魯君樸人，魯君得諸江君梅生，即伏敵詩中所稱八弟澄者也。(中略)吾家人既愛杜詩，因愛江詩，駒弟遂放我選杜例，選錄伏敵詩，選成，呈風師，兼假春官讀，春官者，亡友吉子青，風師之次子也，至行力學，不幸以哀毀短命死，識者莫不傷之，風師佳其能自擇也，乃重選一過，並手書以付子青，即是册風書伏敵堂詩錄選所由來也，歲在乙丑，去風師之逝十年矣，偶遊白下，以鄉人公約梁

君之介，得識跋叔嗣子晉之君於瞻園，(勝利

還都，負翁嘗往來於此。)喜此身得親見詩人之才子，又以此今歲在丙寅，去先生之逝，正六十年，因與晉之議，重印伏敵堂集，並輯年譜，付諸同志，以誌追思，不幸卒卒一年，各以事阻，未遂初期，季冬，避兵海上，始假得風師此選，亟付影印，先寄江君，江君名遲，一字遲鴻，善篆書，精金石之學，以文字世其家聲，凡吾友聞江君名者，莫不傳其孤介，蓋能傳跋叔之真者，跋叔爲不死矣，此册初印成，晉之又寄我影印跋叔自題行樂圖，龍湫行者之象，適龍弟亦於師母處得風師蛻影(照片附後)，因並印卷端。(下略) 丙寅嘉圓節風壻黃華勝白謹序。



像 遺 生 先 叔 強 江

按吉亮工，與負翁同隸冶春後社，文酒之會，時聆高論，黃勝白，籍儀徵，與負翁友善，抗戰時，遇於四川北碚，勝利還鄉，時相過從，負翁所藏伏敵堂詩錄選，即勝白於民國十六年親贈余者，歷經兵燹，携之入蜀，今又携之來臺，未曾散失，殆已成孤本矣。

李宗侗 等校註
夏德儀

資治通鑑今註

精裝十五鉅冊
售價三千元

本書係集各家注釋之大成，說明原注來源；頗取清儒及近世學者之說。所有古地名全部加注今地名。正文均用四號字，閱讀既省目力，度藏參考尤感便利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